

近代来华天主教士笔下的东北地名及行程见闻

——以巴黎外方传教士布鲁尼埃和维尔诺特的信件为例

何岩巍

本文主要通过巴黎外方传教会两位来华教士所写信件的研究对信中提到的清代东北地区地名及行程中的见闻进行考证和分析,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关键词 巴黎外方传教会 东北地名 布鲁尼埃 维尔诺特

作者何岩巍,1974年生,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邮编100101。

一、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活动简介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建立者罗历山(Alexandre of Rhodes)原为一耶稣会士,在远东的印度支那地区活动多年。他基于这一地区传教力量的薄弱,考虑建立新的传教组织以加强传教工作。据孙南(Launay)神甫的《巴黎外方传教会通史》第1卷记载:“罗历山神甫在巴黎向两位年轻人 Francois Pallu 和 Bagot 提出倡议并希望他们实施这一计划。”^①另外 Jann 的《印度、中国、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团》记载:“他们接受了这一计划并于 1658 年开始了远东传教事业。几个月以后,另一位传教士 Colendi 受命管理包括朝鲜在内的北中国传教区。”^②巴黎外方传教会成立后,立即展开了对外的传教工作。笔者根据两部《巴黎外方传教会人物编年记录》^③进行了统计,从 1658 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建立至 1788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共有 44 名传教士来华。他们先后在南京、福建、四川、云南建立了传教组织。当然,这一时期无论是传教士的数量还是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巴黎外方传教会均无法和耶稣会相比。^④自从罗马天主教廷与清康熙帝的“礼仪之争”^⑤之后,雍正、乾隆、嘉庆各帝均不同程度地采取禁教措施。雍正二年

① Launay,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 - Etrangeres*, Paris, 1894, Vol. , pp. 13 - 16, cited by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 113.

② Jann,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in Indien, China und Japan*, Paderborn, 1915, pp. 217 - 218, cited by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 113.

③ 一部为: *Memorial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Hong Kong, 1889; 另一部为孙南神甫编写: *Launay, Memorial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Paris, 1916.

④ 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已收录 500 余名耶稣会士。参见[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⑤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34 页。

(1724),清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不许中国人信教,许多西方传教士因此被驱逐出境,此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遭到清政府严厉的镇压。^①此外,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也使天主教会遭到沉重打击,孙南(Launay)神甫《巴黎外方传教会通史》第2卷记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领袖们纷纷逃往国外,有的到了罗马,有的甚至到了英国。从1793年至1796年仅有3名巴黎外方传教会修士来远东传教。而拿破仑则将教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终止各传教会活动,结果造成从1804年到1815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仅向中国派出1名传教士。”^②拿破仑政权垮台后,法国的传教事业再次兴盛起来。笔者据《巴黎外方传教会人物编年记录》^③进行统计,从1818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共有26名巴黎外方传教会修士来华,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四川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则进一步促进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活动。虽然它们没有打破自由传教的禁令,但是毕竟在法律上承认了传教士在通商口岸的居住权利,这极大地激起了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热情。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巴黎外方传教士入华人数有显著增加。笔者据前引《编年记录》统计,这十几年间共有70多名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来华,其数目几乎是以前200年的总和,活动范围也进一步扩展至两广、贵州和西藏。

二、布鲁尼埃和维尔诺特的生平及他们在东北北部地区的活动

布鲁尼埃和维尔诺特正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进入中国传教的。据《巴黎外方传教会人物编年记录》记载,布鲁尼埃神甫于1841年5月10日离开巴黎前往“满洲”,并于1846年6月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被基里亚克人杀害。^④耶稣会传教士马德贲(Moidrey)神甫在他的著作《中国、朝鲜、日本的天主教会体制》及《中国的信仰受难者》两书中简要介绍了布鲁尼埃神甫的生平。特别是在后一部书中,作者写道:“布鲁尼埃神甫,汉名宝神甫,1816年生于巴黎,1842年10月至‘满洲’。”^⑤相比之下,有关维尔诺特神甫的生平,人们知道的更多一些。据孙南神甫所著《巴黎外方传教会人物编年记录》一书记载,维尔诺特神父生于1806年9月2日,1831年5月28日被授圣职后,在其故乡维埃纳省任司铎长达11年。1842年8月31日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院,第二年12月19日被派往中国东北地区传教。1849年他前往东北北部地区寻找布鲁尼埃神父的下落,这次旅行长达两年。英法联军远征结束后,他又再次前往东北北部地区旅行,并到达了黑龙江口。他本想在那里建立几个传教据点,但遭到当地人和俄国人的反对,只好返回。此后他一直在东北地区传教,直到1884年1月12日去世。^⑥

两位神甫先后于1845年和1850年在东北北部旅行,路线基本一致,都是从阿勒楚喀出发,然后一直向东到乌苏里江,再向北到黑龙江下游地区。

两人不同于一般探险家,他们在旅行中不遗余力地传播基督的教义。特别是布鲁尼埃神甫利用一切机会向与其接触的人布道。他曾在阿什河向一位开木器店的佛教徒宣教,也曾

① 参见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pp. 158 - 166, pp. 171 - 180.

② Launay,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 - Etrangeres*, Vol. 2, p. 421, pp. 424 - 430, cited by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p. 170.

③ *Memorial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Hong Kong, 1889.

④ *Memorial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Hong Kong, 1889, p. 51.

⑤ Moidrey, *Confesseurs de la foi en Chine*, ShangHai, 1935, p. 126.

⑥ Launay, *Memorial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Paris, 1916, p. 620.

旅行途中将教义传播给赫哲人和到乌苏里江流域采参的汉人。^①清代东北地区除了少数采参客外,清政府严禁汉人进入。但是从布鲁尼埃的信中,笔者发现虽然神甫在旅行途中三次和满族官员相遇,却未受到任何阻拦,^②这反映出19世纪中叶以来清政权对这一地区控制的强度已经严重削弱。两位神甫均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们的旅行见闻,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清代东北史资料。下面,笔者将根据二人在旅行期间所写信件对两人的旅行路线及见闻进行考证和具体分析。^③

(一)布鲁尼埃神甫和维尔诺神甫行程所经地点考

1. 阿什河(今阿城县)A-che-ho(A-je-ho)^④

《传教年鉴》1848年第20卷布鲁尼埃神甫信载:“A-je-ho位于吉林城以北40法里,松花江以西25法里……有一位二品官管理着它。”^⑤1法里相当于4公里,^⑥就文中所述可知此地位于吉林城以北160公里,松花江以西100公里的地方,而且是副都统衙门驻地。但是在相关地图上(《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⑦)却找不到名为阿什河的城市。从该地名的对音上看,似乎其汉译名应为“阿什河”。可是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名为“阿什河”的河流,不过《吉林外记》卷2载:“阿勒楚喀,以水得名。《宋史》:女真国居按出虎水之上。《通志》:金始祖居布尔噶水之涯,至献祖定居于阿勒楚喀水之侧。旧作按出虎,此为女贞旧地无疑。按清字音按与阿似近,出字与楚字同,虎字首与喀字首同。本处人习于国语,转音之讹也。俗称阿什河,亦按出虎之讹音也。旧志作阿尔楚喀城,在省城东北460里。”^⑧萨英额认为按出虎、阿勒楚喀、阿什河皆为一音之转,^⑨由此可见,阿什河就是阿勒楚喀河。另外《吉林通志》卷24:“阿勒楚喀驻防城旧城右靠土山,左傍阿什河。”^⑩这里明确提出了阿什河一名。与《吉林通志》作于同一时期的日人著作《满洲地志》载:“阿什河发源于小白

①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0, p. 195, pp. 202-203, p. 209.

②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0, pp. 201-202, pp. 204-205, pp. 206-207.

③ 两人的信件曾经被收录于《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中,并曾被部分译为中文。但中译文存在不少问题,笔者根据法文原文对此进行了订正。

④ Ch和j两音节发音在法语中近似。参见陈定民、俞芷倩:《法语语音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6、99页。

⑤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0, p. 195.

⑥ 《新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77页。

⑦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在定位阿勒楚喀城位置时并未提及此地又称阿什河。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页。

⑧ 萨英额:《吉林外记》卷2,商务影印《浙西村舍汇刊本》,1939年初版,1960年补印,第13页。

⑨ 自19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颇为关注。Von DR Wilhelm Grube早就指出女真语“金”发音为“安春温”(Von DR Wilhelm Grube,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en*, Leipzig, 1896)。另《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载元人“暗出忽尔”被改名为“阿勒楚尔”,则可知“阿勒楚喀”确为“按出虎”之音转。(参见《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库全书索引丛刊之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2页。)日本学者田村实造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张汇《金虏节要》云:‘阿古达为帝,以本土爱新为国号。爱新,女真语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犹辽以辽水名国也’。现在的‘阿什河’是‘爱新’的音转。”(参见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⑩ 长顺修等纂:《吉林通志》卷24,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山脉中之帽儿山,西北流经哈尔滨城北部,注于松花江中……此河流经阿什河城……。”^①另据《乾隆内府舆图》可知阿勒楚喀河注入松花江前流经阿勒楚喀城。到此,这一问题就基本搞清了。显然,阿勒楚喀城就是阿什河城。《满洲地志》第三编第二章第六节更明确地把阿什河副都统同吉林将军下辖的另五个副都统并列,为以上的结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证据。阿什河不仅是阿勒楚喀河的异称,而且也成为阿勒楚喀城的俗称。显然,布鲁尼埃神甫对其地理位置的叙述存在着错误,阿什河城(阿勒楚喀)应在松花江以南约 50 公里的地方。

2. 三姓(今依兰县)San - sing

由阿勒楚喀城至三姓的旅行路线布鲁尼埃叙述如下:“从阿什河再走 8 法里,忽然变成了无边无际的荒漠,它的尽头直到东海。只有一条通往 San - sing 的路横越这一荒漠。San - sing 是在乌苏里江右岸的一个小村落,离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汇合处有 40 法里。”^②从 San - sing 的对音及神甫的叙述并参考《乾隆内府舆图》可知此地应该是三姓城。但《俄国人在黑龙江》^③一书相关部分的中译文把松花江右岸误译为乌苏里江右岸,40 法里误译为 24 法里。前一误译纯属笔误(英文本正确地称三姓在松花江右岸^④),而后一误译经核对法文原文发现所据英文本存在错误。

维尔诺特神甫信载:“1850 年 1 月 6 日,我乘着三匹马拉的雪橇,带着信教的何、朱、赵三人离开驻地阿什河。我们在路上的头三天遇到了好几个小客店。但在过了松花江以后,这种小店就很少了。行人必须在散处江西岸的少数外来户中寻找住宿的地方。”^⑤由阿勒楚喀城到三姓的道路可参《大清一统志》卷 68,其文曰:“又东北六十里至费克图站……崇古尔库又东北七十里至鄂尔多穆逊站,鄂尔多穆逊又东北六十八里至庙屯站。”^⑥《东三省韩俄交界道里表》亦载由宾州至三姓站道里,其站名同《大清一统志》记载基本一致,惟各站间里数有异。^⑦请注意布鲁尼埃神甫的叙述——只有一条通往三姓的路横越这一荒漠。显然两位神甫所走路线就是《大清一统志》和《东三省韩俄交界道里表》中所载的道路。

3. 苇子沟(今依兰县大二站)Ouei - tze - keou

维尔诺特神甫信载:“我们的头一站是距离三姓十法里的 Ouei - tze - keou。”^⑧就对音来看,Ouei - tze - keou 应该就是苇子沟。《依兰县志》形胜门载:“由依兰至勃利、密山、虎林之途程,由依兰县之南门,向东南三十五里,至山嘴子,又正南二十五里,至头站,又东南五十里至大二站(即苇子沟)。”^⑨由依兰县南门至大二站共一百一十里路,合五十五公里。而一法里约合四至五公里,十法里即五十公里,与县志所载基本相符。《依兰县志》亦载大二站即苇子沟,此地位置可定。

① [日]守田力远:《满洲地志》,(东京)丸善株式会社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版,第 89 页。

②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0, pp. 195 - 196.

③ [英]拉文斯坦著,陈霞飞译:《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

④ E. G. Ravenst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London, 1861, p. 100.

⑤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4, p. 119.

⑥ 《大清一统志》卷 68,民国影印光绪二十三年本。

⑦ 聂士成:《东三省韩俄交界道里表》,商务印书馆据《问影楼舆地丛书本》1936 年影印版,第 54—55 页。

⑧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5, p. 119.

⑨ 杨步焯:《依兰县志》,成文书局据杨步焯修民国十年铅印本 1974 年影印版,第 29 页。

4. 尼满沟子(今俄境伊曼河口北岸)Imma-keou-tze

维尔诺特神甫信载:“为避开皇帝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处设立的卡伦,我们就朝乌苏里江走去。在穆稜河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上面,尼满河流入乌苏里江的地方渡过了江。”^①神甫所说的 Imma-keou-tze 看来位于尼满河流入乌苏里江的地方。《〈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的作者据《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曾定位一些不见于《大清一统志》中的乌苏里江以东及黑龙江下游的村落名称,其中即有尼满(今俄境伊曼河口北岸)。与上文信中对 Imma-keou-tze 位置的对比可知 Imma-keou-tze 即尼满,汉译对音应为尼满沟子。

5. 海青鱼江(疑为今海楚)Hai-tsing-ju-kiang

此地名在《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相关部分的中译文里作“海青鱼江”,但是各种相关史料中均无这一地名。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1974年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1979年版)黑龙江省图,自尼满河口沿乌苏里江上溯,在今抚远县境内,乌苏里江西岸有地名海青。《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卷吉林图幅中此地名为海楚,疑海青为海楚之俗称,沿用至今。维尔诺特神甫信里没有记载 Hai-tsing-ju-kiang 的具体位置,只提到它位于 Mou-tcheng 和尼满沟子之间。海楚的位置恰好在这两地之间。Hai-tsing-ju-kiang 有可能是海楚的俗称。

6. 木城(今俄境阿纽依河口附近)Mou-tchem^②或 Mou-tcheng^③

此地名在布鲁尼埃信的中译文里作“穆切姆”,在维尔诺特信的中译文里作“谬钦”,此地有两个译名,显然是译者音译。英译者在此名称后加括注明它在 Tondon,^④中译者译为端端。英译者在注文中曾说明此地位于北纬 49°13'。查《乾隆内府舆图》,在此位置附近有地名敦敦。^⑤显然 Tondon 即是敦敦之拼音转写。布鲁尼埃信载:“这地方非城非乡,甚至算不上小村庄,而只是一处办事的房屋。他是每年乘船来的官员在这里驻节三个月时审案的地方。他们来这里是为收长毛子进贡皇上的皮革和毛皮的。”^⑥另维尔诺特信载:“它既不是城镇,也不是乡村,仅围着一道木栅,中间有一所房子的地方。那所房子是给官员住的,他们每年到这里从鞑靼人那里征收毛皮作为贡品,再给他们几块丝绸作为回报。”^⑦从信中所述可知,Mou-Tcheng 似为清朝政府收取东北地区居民贡赋的场所。日人宫林藏曾于 19 世纪初踏勘库页岛及黑龙江下游诸地。所著《东鞑纪行》中详细描述了这一地区的自然及人文地理状况。其书卷中注释一称:“满洲府……乃向黑龙江下游地区征收貂皮,赏赐乌绶(即满语财帛之意)之地,称为木城……。”^⑧又称:“以圆木围成双重栅栏……中间又设一重栅栏,衙门设于此处。”^⑨由此可知,所谓 Mou-Tcheng 实即木城,确实是清朝设于东北北部征收当地居民貂皮之处所。两位神甫将木城当作地名实属误解,敦敦才是此地的名称。木城在东北北部不止敦敦一处,薛虹先生认为:“这种临时性衙门自康熙末年起一百几十年间,据现有材料可知曾先后设在普录、卡

①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4, p. 120.

②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0, p. 199.

③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4, p. 123.

④ E. G. Ravenstwej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p. 82.

⑤ “敦敦”在满语中意为“小蝴蝶”。参见《清史满语词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7 页。

⑥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0, p. 199.

⑦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5, p. 123.

⑧ [日]宫林藏:《东鞑纪行》,东京 1942 年版,卷中注释一。

⑨ [日]宫林藏:《东鞑纪行》,卷中。

达、齐集、乌扎拉、德勒恩(台伦、德楞)、莫尔气的对岸等6处。”薛虹先生同时认为莫尔气对岸的木城就在两位神甫信中提到的敦敦。^① 这种看法显而易见是错误的,莫尔气和敦敦的直线距离就有150公里,^② 怎能说敦敦在莫尔气对岸呢? 由此我们可知这座位于敦敦的木城并不属于薛先生指出的6处木城之一。

7. 银山(乌扎拉山)In-Xan

此地名在《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相关部分的中译文里漏译。今据法文本译为:“离开木城,向北走三十法里,就到了 In-Xan(银山),此地以此为名,是因为石头反射阳光发出银白色光芒。”^③ 经将法文原文与《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所收英译文对比发现漏掉了这一句。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第76条称:“乌扎拉部在今伯利下六百里金山、银山两岸。银山下尚有乌扎拉地名”,^④ 同书第78条称:“由伯利东北行俄里二百七十里至松花江南岸俄屯麻宜美斯克地方……对面北岸为玻兰侯温,出口处有山产银,华人呼银山……银山下有乌扎拉地名。”^⑤ 俄国博物学家马克在19世纪50年代曾考察黑龙江沿岸各地。其书载:“绵亘在对面左岸上的乌扎拉山清楚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还在以前,我们就从居民的讲述中知道了这座山。当地居民把这座山称为梦古洪科,意思是银山。”^⑥ 丛佩远、赵鸣岐所撰《清代东北噶珊考》^⑦ 一文详考了乌扎拉村的位置,认为乌扎拉村位于黑龙江下游左岸,今俄国上涅尔根对面,博隆湖出口北侧。由此,银山的位置亦可确定。

8. 阿集 Aki

维尔诺特信载:“由此向北走八十法里,来到 Aki。这里是长毛子的第一个村落。”^⑧ 中译文将80法里误译为24法里,实因英译文作者将法文80(quatre-vingt, 意为四个二十)两词颠倒顺序变为24之故。《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中阿集的位置恰为乌扎拉以下300公里,约合80法里,同信中所述阿集的位置基本一致^⑨。

9. 普录^⑩ (今俄境黑龙江下游伊尔库特斯科耶)Poulo

维尔诺特信载:“从这条路我们到了座落在长毛子最后一个村子对面的 Poulo。”^⑪ 据《乾隆内府舆图》,在黑龙江下游东岸阿集以下有“普禄噶山”(噶山又称噶珊,是通古斯语“乡村、屯落之意”),从对音来看应该就是 Poulo。间宫林藏《东鞑纪行》,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马克《黑龙江旅行记》诸书附图均著录此地。《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的绘制者将其定位在今天俄境伊尔库特斯科耶附近。

① 薛虹:《库页岛在历史上的归属问题》,《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②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中华地图学社版1975年,第10—11页。

③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 p. 124.

④ 曹廷杰:《曹廷杰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页。

⑤ 曹廷杰:《曹廷杰集》,第106页。

⑥ [俄]马克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组译:《黑龙江旅行记》,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91页。

⑦ 丛佩远、赵鸣岐:《清代东北噶珊考》,《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

⑧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4, p. 124.

⑨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第10—11页。

⑩ 关于其位置的考订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317页。

⑪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4, p. 125.

(二)布鲁尼埃神甫和维尔诺特神甫行程见闻考

1. 西山或西散(东北地区各民族对日本的一种称呼)Sisan

维尔诺特神甫信中几次提到 Sisan 一名,如:“奉悉您之意旨,我立刻做好准备,向据说在北方的 Sisan 出发。”^①在信的末尾,他说:“Sisan 似乎就是 Caraftou 或 Tarrakai,这个岛的一半已被日本人占去了。因此中国人不加区别地称它为 Sisan 或 Jepen(日本)。”^②《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相关部分的中译者将 Sisan 译为西散,并在 Caraftou 后加括注明意为库页岛。首先让我们来探讨 Caraftou 和 Tarrakai 的意思。薛虹先生《库页岛在历史上的归属问题》一文引冈荣《北桦太》、新井白石《虾夷志》及林子平《三国通览图说》指出:“Caraftou 即日文カラフト,其语源来自カラヒト,即唐人之意。日本本州东北部将ヒト读如フト,日本向来称中国为唐,唐人岛即中国人岛。日本汉字‘太’发音为フト,因音而字,写作唐太岛。”薛先生很好地解释了 Caraftou 的含义。Tarrakai 一词又作何解呢?薛先生曾指出:“日本在十八世纪初,松前领主向江户幕府提交的地图《松前乡账》上,在虾夷(北海道)北有一个岛叫哈喇土岛(カラト岛),其后的文献或写作唐户岛……后来,カラト(卡拉图)转为カラフト(卡拉夫图)……。”^③由此可知,哈喇土、卡拉图、卡拉夫图皆是一音之转。日本汉字“太”除了读作 Futu 亦可发音为 Tai,^④而“卡拉”既可转音为“哈喇”,似乎也有可能转音为“塔拉”,则 Tarrakai(塔拉开)也可看作是唐太的另一发音。《西伯利东偏纪要》第 107 载:“国初,与库页岛各族至阿吉上三百余里,莫尔气对岸赏乌凌木城处,受衣物服饰之赏,名曰穿官,后亦贡貂。又此辈自述,二十年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国穿官,黑斤人,济勒弥人等呼日本为西山国。”^⑤这里的西山国似乎就是 Sisan。间宫林藏《东鞆纪行》卷上曾提到船夷シサム(Siyamo)。同书卷上注释 21 解释 Siyamo 是阿伊努语日本人的意思。黑龙江下游各族人还有称日本人为シィシヤム(Sisiyamo)的。这些词汇经讹传变为シサン(Sisan)。^⑥此注释讲得很明白了,所谓 Sisan 实为东北北部地区各民族对日本人称呼的讹传,而这种讹传来源于阿伊努语。维尔诺特神甫知识渊博,既知 Caraftou 为日语库页岛之意,又知道东北地区民族对日本人的称呼。但他把 Sisan 同 Japan 作为同一语源,显然有误。

2. 阿勒楚喀城和三姓城

布鲁尼埃神甫信中对阿勒楚喀城描述很简单,但指出该城人口约为 6 万,^⑦为该地人口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对于三姓城,布鲁尼埃神甫指出:“在 8 月 4 日黄昏,三姓的柞木城墙和房舍展现在我们面前……道路用大块的木头镶成,厚约 6 寸,非常精密地连结在一起。人口约 1 万。”^⑧《吉林外记》卷 2 载:“三姓城,四围筑土为墙……康熙五十四年兵力修建,乾隆十七年改为官修,城内无街市,惟西门外街市甚盛。”^⑨《吉林通志》卷 24 载:“三姓驻防城在松花江南……康熙四年经工部议准照伯都讷例筑造土城……雍正十年、乾隆十七年、嘉庆十一年俱

①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4, p. 118.

②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4, p. 133.

③ 薛虹:《库页岛在历史上的归属问题》,《历史研究》1981 年第 5 期。

④ 《日本汉字读音手册》,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第 171 页。

⑤ 曹廷杰:《曹廷杰集》,第 123 页。

⑥ [日]间宫林藏:《东鞆纪行》,东京 1942 年。

⑦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0, p. 195.

⑧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0, p. 198.

⑨ 萨英额:《吉林外记》卷 2。

重修。”^①另《依兰县志》建置门载：“查本城自雍正十一年经副都统修筑土城，方形，宽长各一里半。”^②以上三部方志，均未提到三姓城城墙曾用柞木制造，也未提及城内道路用木头镶成。但《吉林外记》卷2亦载：“阿勒楚喀城，四围板墙，方七百四十五丈，乾隆四十八年改为土墙。”^③则阿勒楚喀曾用木板制墙确无疑议。以此推之，三姓城有柞木制墙也不奇怪。布鲁尼埃的描述弥补了中文史料有关三姓城记载的不足。

3. 黑斤 Hei-kin、鱼皮鞑子 Iupi-ta-tze、长毛子 Cham-mao-tze、二腰子 Ell-iao-tze、基利米 Kilimi 以上诸名称皆为东北北部地区各民族的俗称：

黑斤 Hei-Kin

维尔诺特神甫信载：“为避开皇帝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处设立的驻军卡伦——用来阻挡三姓和黑斤人地区之间一切往来的——我们就朝乌苏里江走去……。”^④《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相关部分的中译者将黑斤译为黑芹，不确。《宁古塔纪略》中，有所谓“剃发”和“不剃发”黑斤，皆指黑龙江下游的赫哲人。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载：“自宁古塔东北行千五百里，居混同江，黑龙江两岸者，曰赫哲喀喇。”^⑤又载：“今自乌苏里江口以上，三姓以下，有人旗当差黑斤，土人呼曰旗喀喇，即此赫哲喀喇……廷杰谨案：今自乌苏里江下，阿吉以上，土人呼曰短毛子，其人皆剃发；自阿吉以下，至黑勒尔以上，土人呼曰长毛子，其人皆不剃发，当即此额登喀喇。”^⑥由此可知，黑斤实为当时对赫哲人的统称。当地土人又将之分为所谓短毛子和长毛子。

鱼皮鞑子 Iupi-ta-tze

布鲁尼埃神甫信载：“三姓的官厅，每年陆续派出三艘战船，不带枪炮，只在船上插上几把军刀……第二艘船是为从鱼皮鞑子那里征收同样的东西。”^⑦又载：“以前这个部族的人口很多，现在只剩下70至80户了。他们在兴凯湖至黑龙江一带做买卖……渔猎两个字足以概括他们的艺术、科学和社会状况的历史。他们的宗教只是一种低级的精灵崇拜，汉人称之为萨满教。”^⑧维尔诺特信载：“乌苏里江的短毛子（中译文在此作鱼皮鞑子）是些大孩子，和蔼而好客……黑龙江的短毛子（中译文在此作鱼皮鞑子），粗野而异常残暴，他们嗜酒如命。”^⑨《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详细描述了黑龙江流域各民族之特征，其中特别指出：“汉人按照他们的头发样式将果尔第人（赫哲人）和其他剃发民族统称为短毛子。同时他们又因穿鱼皮衣服而被称为鱼皮鞑子。”^⑩由此可知，鱼皮鞑子和短毛子皆为汉人对赫哲人的另一称呼。

长毛子 Cham-mao-tze

布鲁尼埃神甫信载：“他们的第一艘船驶到位于黑龙江右岸，北纬四十九度十三分的木城

① 长顺修等修纂：《吉林通志》卷24。

② 杨步墀：《依兰县志》，第35页。

③ 萨英额：《吉林外记》卷2。

④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24, p.119.

⑤ 曹廷杰：《曹廷杰集》，第12页。

⑥ 曹廷杰：《曹廷杰集》，第12—13页。

⑦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20, p.199.

⑧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20, p.215.

⑨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24, p.132.

⑩ E. G. Ravenstwej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p.340.

……他们来这里收取长毛子进贡皇上的皮革和毛皮。”^①维尔诺特神甫信载：“……我们到了长毛子的第一个村子阿集。”^②又载：“从这条路我们到了坐落在长毛子的最后一个村子乌活图对面的普录。”^③上文对黑斤的解释曾引曹文指出长毛子亦为黑斤之一部。但长毛子一词并不仅指赫哲人。如同短毛子包括赫哲人及其他剃发民族一样，长毛子这一名词亦包括各不剃发民族，并非某一民族之特指。《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指出：“果尔察人和其他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各民族统称之为长毛子。”^④《西伯利东偏纪要》第106条载：“查自阿吉大山顺松花江东北行，又西北行，共约八百余里，至黑勒尔地方以上，沿两岸居者，通呼长毛子，共约二三千人，风俗习尚与剃发黑斤同。”^⑤又载：“查自黑勒尔以下西北行，又东行南折至海口，共约六百余里，松花江两岸旧为费雅喀人所居，今则合俄伦春、奇勒尔二族，凡迁居江沿者，统称济勒弥，凡四五百人。男不剃发……语言又与不剃发黑斤异，俄伦春，奇勒尔二族又能各为本部语言，与济勒弥异……。”^⑥曹文的记载亦说明黑龙江下游有许多民族都有不剃发的习惯。据《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介绍，清代东北地区各民族可分为通古斯、基里亚克和阿伊努。而鄂伦春、奇勒尔、赫哲皆为通古斯之一部，在19世纪中叶，通古斯人的分布地区最北就到普录。^⑦维尔诺特神甫的记载恰与之相符。

二腰子 Ell-iao-tze

布鲁尼埃神甫信载：“第三艘船是为治理 Ell-iao-tze 来的，这是一个可怜的，濒于绝灭的部族，在乌苏里江上占有两三河湾，住在用树皮做的帐篷里。”^⑧《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相关部分的中译者将此词译为爱理辽子，为音译。《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载：“鄂伦春人，即 Ell-iao-tze，生活在乌苏里的密林中。”^⑨《西伯利东偏纪要》第108条载：“查俄镇因拔纳斯克以南，阿勒干以北，伯利以东，纵横各千余里奇雅喀喇地方，共约四五百人，通呼二腰子，语言与黑斤、济勒弥又异，亦无文字、医药，削木为节以纪事。”^⑩此处所述之二腰子从其活动地区来看应该就是 Ell-iao-tze。由此可知，此词应译为二腰子，指鄂伦春人之一部。

基利米 Kilimi

维尔诺特信中提到从普录再往北走就进入 Kilimi 人的领地，Kilimi 人究属何族呢？英译者在注释中说得很明白，Kilimi 就是基里亚克人，也即费雅喀人，但中译者却译为奇勒尔人（鄂伦春），在此予以纠正。

[本文责任编辑 于逢春]

- ①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0, p. 199.
- ②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4, p. 124.
- ③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4, p. 125.
- ④ E. G. Ravenstwej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p. 340.
- ⑤ 曹廷杰：《曹廷杰集》，第121页。
- ⑥ 曹廷杰：《曹廷杰集》，第121—122页。
- ⑦ E. G. Ravenst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p. 389.
- ⑧ Annales de l' 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20, p. 199.
- ⑨ E. G. Ravenstwej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p. 340.
- ⑩ 曹廷杰：《曹廷杰集》，第123页。

近代来华天主教士笔下的东北地名及行程见闻——以巴黎外方传教士布鲁尼埃和维尔诺特的信件为例

作者: [何岩巍](#)
作者单位: [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100101](#)
刊名: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年, 卷(期): 2008, 18(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83条)

1. [launay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1894
2.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1929
3. [Jann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in Indien, China und Japan](#) 1915
4.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1929
5. [Memorial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1889
6. [Launay, Memorial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1916
7. [费赖之, 冯承钧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1995
8. [杨森富 中国基督教史](#) 1980
9.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10. [Launay,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Societe des Minions-Etrangeres](#)
11.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12. [Monorial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1889
13. [Memorial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1889
14. [Moidrey Confesseurs de la foi en Chine](#) 1935
15. [Launay Memorial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1916
16.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17. [Annales de l'Asstr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18. [两人的信件曾经被收录于《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中, 并曾被部分译为中文. 但中译文存在不少问题, 笔者根据法文原文对此进行了订正](#)
19. [陈定民, 俞芷倩 法语语音学](#) 1990
20.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21. [新法汉词典](#) 2000
22.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 1988
23. [萨英额 《吉林外记》卷2, 商务影印《浙西村舍汇刊本》](#) 1960
24.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
25. [长顺修 《吉林通志》卷24](#) 1986
26. [守田力远 满洲地志](#) 1905
27.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28. [拉文斯坦, 陈霞飞 俄国人在黑龙江](#) 1974
29. [E. G. Ravenst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1861

30.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31. [《大清一统志》卷68](#)
32. [聂士成 东三省韩俄交界道里表](#) 1936
33.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34. [杨步墀 依兰县志](#) 1974
35.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36.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37.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38. [E. G. Ravenstwejn The Russias On the Amur](#)
39. [清史满语词典](#) 1990
40.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41.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42. [间宫林藏 东鞞纪行](#) 1942
43. [间宫林藏 东鞞纪行](#)
44. [薛虹 库页岛在历史上的归属问题](#) 1981(05)
45.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 1975
46. [Annales de l'Asstr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47. [曹廷杰 曹廷杰集](#) 1985
48. [曹廷杰 曹廷杰集](#)
49. [马克.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组 黑龙江旅行记](#) 1977
50. [丛佩远. 赵鸣岐 清代东北噶珊考](#) 1982(04)
51.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52.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
53.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
54.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55.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56. [Annale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57. [薛虹 库页岛在历史上的归属问题](#) 1981(05)
58. [日本汉字读音手册](#) 1973
59. [曹廷杰 曹廷杰集](#)
60. [间宫林藏 东鞞纪行=](#) 1942
61. [Annales de l'Asstr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62.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63. [萨英额 《吉林外记》卷2](#)
64. [长顺修 《吉林通志》卷24](#)
65. [杨步墀 依兰县志](#)
66. [萨英额 《吉林外记》卷2](#)
67.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68. [曹廷杰 曹廷杰集](#)
69. [曹廷杰 曹廷杰集](#)
70.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71.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72.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73. [E. G. Ravenstw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74.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75.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76.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77. [E. G. Ravenstw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78. [曹廷杰 曹廷杰集](#)
79. [曹廷杰 曹廷杰集](#)
80. [E. G. Ravenst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the Amur](#)
81.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82. [E. G. Ravenstw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83. [曹廷杰 曹廷杰集](#)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bjsdyj200801013.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c94fedd2-ff44-40ad-945f-9e4d0090a7b7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